

唐鑑
立目註

413
598
2



13
598
2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內山文庫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儒官數幸
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
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
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
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
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唐鑑卷之五

臣祖禹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

序國有學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庠國有學鄭氏云術當

為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族鄉遂在遠郊之外士脩之於

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

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

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思齊詩肆成人

毛詩云造為也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

小子其子弟也又王在於宗廟如此叙言

大夫士皆有所成造賢才不可勝用勝平聲由

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

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鳥鵲學

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

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唐儒學傳太宗

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二百年之其人才

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

人倫也孟勝文公學則三代其無學則人

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記學記夫古之

王者建國君民

教學為先 如不復二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建離親戚十年之

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

遠矜功而徇名

唐本紀贊太宗好天喜功窮兵欲遠

不能以

義制心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故忠言有所不

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

齊音咨衰音催

嫡子婦服其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

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

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

然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

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

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為法也嫂叔

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息乎傳曰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

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則

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

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也勝也凡喪服

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言高祖從禮官奏加服不俞先王之禮制

十一月魏徵上疏以為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

獻公定

故失國出奔

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

且大臣

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

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

事者也

鮮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

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

易音異

陛下之言及

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又曰無輕民事惟

艱

書大甲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

孔子曰為君難

語

二三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也

夫知所

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

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焉

大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

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

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識在於任賢得賢則萬

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

而姑用之姑且也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

聰明而欲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

惰怠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

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少

有疑慮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眇眇然防其欺

蔽之不暇

眇眇目相視孟子使民眇眇然眇與眇同

則是左右

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為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使去聲麗

平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

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遣其守者曰

遣去聲

吾雅好山川

好去聲

此有勝處

去聲

吾欲觀之守

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徃徃見中國人自

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

與高麗錯居

錯雜也

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

大德給之曰

給徒海切

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

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

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

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

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

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

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

懷遠人使聲教所及

書大禹貢朔南暨聲教使上去聲下如字

無思不服文王有聲詩自西自東此其職

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覘廢棄切說文視也詭

詐誘其民人以為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

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

之所想望而為謀於外國謀間也音牒失使之

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

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

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

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怠憂喜而不怠懼

可謂能持盈守成矣見驚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

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無將相之

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

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

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有不能改過也

大宗一言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

賢以自輔董仲舒策求聽諫以自防淇澳詩有

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所以為美也雖過庸何傷

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

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

言動備起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

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

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

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

衆皆觀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

後世

離婁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莫若自脩而已矣

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

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

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

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

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

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

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絕天下之疑九

月以徵為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

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

凶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

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

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

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問也當是

時太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微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為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小是詩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賊則具是豈其疾而毫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開側也夫聲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卿里破產辨裝又適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亾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鋒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

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
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奈何糜敝本根以
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
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
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
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
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臣內安外寧不亦
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

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乃自

咎可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

喪去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得地之

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湣音

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後藏官傳務強兵不

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

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

外聲教所不及者唐蠻夷傳荒服之外不

以煩中國也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

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况不若太宗之

強盛而可為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

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去遠

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

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

書皋陶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云孔子曰佞人殆語十

遠佞人佞人殆殆危也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

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夫佞人者不知義之

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

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

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

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同上也註又語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足恭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矣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

國者皆始之諛說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

之以比驩堯有苗書皋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孔子以為殆語十五子人君可不

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

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

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

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易乾卦閑邪而存其誠若其已然

則衆人之所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

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

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

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疾疾何自而生矣彼

恃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艴音弗不

脫貌孟公孫丑曰西艴然不悅曰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

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

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

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

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微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說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人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唐鑑卷之五

五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其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直猶言特也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蠻夷之國麗平聲不為其小而為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

書說命傳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之惟難王忱不為其小

成德太宗之謂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

敬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燭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字下同

君相不與焉相去聲與讀如預故齊太史兄弟三

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此好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

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

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

於執簡記事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

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

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

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讀則

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

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

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王為賊臣

所弒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

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此谷渾

皆蠻夷國

名此二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帥取之遂墟

其國墟荒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

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

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
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
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
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
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
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
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

改節當官無明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僉
言辭辨捷善知解人事解去朕三十年遂無

言及於獻替揚帥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
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
文章花贍而持論常拙經遠自當不負於物
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
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負正論量人物直
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

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
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

記禮運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故先王以羣臣為友有朋

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

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

直而臣不忠

好呼哉切

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群

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

中去聲

褚遂良

直道事君犯顏諫爭

爭去聲

盡忠無隱王魏

之比也

魏徵

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

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
兵攻之高麗北部樛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
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為延壽
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
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

碎下骨切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

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切

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

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為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為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仍與高

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

之富兵力之強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

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

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

用兵擊鼓詩踴如馮婦搏虎孟盡心晉人

搏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

笑之者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

子理義之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

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

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

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

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記聘義有行

義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

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

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

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

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

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

中庸卷之六

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
之所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
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
鬪則謂之亂人敢行如字有行去聲太宗

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

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

夷一戰而克克勝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

示臣下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免徙遼蓋巖二

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二

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幾音

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

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

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

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

無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

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

氣沮親見煬帝

煬音陽

以勤遠亡國而襲其

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

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

書仲虺之

詰慎厥終惟其始

日新其德

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而

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

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

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有詣靈州招撫

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

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

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

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

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

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

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

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

數千人帝為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
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為府及州各
以其酋長為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
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
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
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
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

西旅獻獒

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
王曰嗟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太保召公也獒音
敖大犬也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
戒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

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
猶未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
以聖人乾乾終日慎終如始因事而戒恐
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

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槁

枯木

也左衽之民

衽襟也夷狄之衣皆左衽

解辦內附

辦結

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大

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

易繫盛德大業至美哉

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

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

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

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

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去聲任平聲一皆如字

又

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按此即益戒舜之辭非舜自言

然則欲其率服莫

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

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

前宣帝紀

百蠻嚮風單于慕義

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

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

強去聲

故

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雙言疾而

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鳥故切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

通嗜欲不同

多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得其地

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

女有餘布

孟勝文公男有餘粟女有餘布

兵革不試以致

太平

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

不亦帝王之盛美乎

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

書旅契不於細行終累大德累去聲

太宗矜其功

能好大無窮

前本紀贊好大喜山窮兵於遠好呼報切

華夷中

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

遺貽也去聲

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言當以太宗為

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強場亦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

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弒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吊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為餓殍且弒君者蓋穠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

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撥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

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國立建武第之子藏為王自為莫支離專國帝拜藏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母行帝曰吾知之矣夫本而就未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弒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救議者固未竟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蓋蘇文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

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為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威。曾不

愧耻。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

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為后。何以視天

下之人乎。視見也。云云。以明繼元吉後。是

章其母之為弟婦也。章讀如彰。明之章。其瀆人倫

亦甚哉。

二十一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二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檻。下同。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且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疆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

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耶眉三州獠反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賢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人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二十六

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一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

命乃班師振旅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祖在禹乃會

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及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

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伐

猶無功故用兵非義事也老子曰佳兵者

不祥之器老子道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

伐高麗其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乎聖人有不能

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

聞以苗民逆命為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

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

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

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

不及於蜀而必欲疲之是一支病而使別

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

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

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

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

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

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

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勿而寄天下矣八語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以

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何乃

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

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

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

黥彭之徒

黥布彭越

祖詐之術也

其問道御得

則詐威作使御失其道

伯讀如霸

豈堯舜親賢之道乎

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

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

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

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

孟萬章伊

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二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

勝音升語

十二子曰善人為那白其才略優於漢高

而規模不及也

前高紀其規模弘遠矣

恭儉不若孝

文而功烈過之矣

前梅福傳孝文加之以恭儉

迹其性

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

好呼報切

屈已而從諫

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已以從諫

刻厲矯揉力

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

世出

唐本紀贊至治之君不世出

自周武成康歷八百

餘年而後有漢漢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

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

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

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

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老子道德經云

人君擇其善

者而從之

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足以得師

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為資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入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二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

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辭臣二十六日而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王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是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

也况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二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

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
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
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
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
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
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
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
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

自誠

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
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
貞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賈禮老臣拱己以聽云察道裕希旨
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
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
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

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

篡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

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

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依灼叙弗其絕

書洛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况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

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

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

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爭

唐魏徵傳上太宗疏陛下負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音諍是以論闕失

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

而未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為之法也

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豈

不在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水有芭武王豈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

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驪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二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毋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命繩愆糾繆而益見憚矣憚已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

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
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
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
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
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
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
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

事當日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
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

臣孔安國書傳臨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

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
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
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
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書曰

唐書卷之七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皋陶謨皋陶曰

禹曰吁咎哉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在安民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

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

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

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

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

志其罪大矣勣本群盜小學無識可為將

而不可為相唐本贊大業末翟讓勣年

輔少主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

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立召

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

遂為尚書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非其

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

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

北見音現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則之三辰之青辰青過也天所以警戒

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君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而許敬宗誦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書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茲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

者多以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
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
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
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
敏獨進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
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
弊鑿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
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帝善

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

唐本傳褚

遂良貶愛州刺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長

崇曰武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

孫無忌之死唐本傳無忌詔削

天下以言

爲諱久矣而高宗責群臣之不言若賢主

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

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

之及其滿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

之親

無忌高

顧命之臣

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

太宗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事之確乎其不可入

也

易乾卦確乎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

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

易音

且不從其大

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

書旅

於細行終累大德行去聲

亦不免溺於大惡也

惡如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

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

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

交遊非類者皆先擗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

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餘殃

易坤卦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

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

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貊岩夷人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善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為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彌苟無其位非所以為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

謀篡國酖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

尺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

遇酖薨唐曆云弘仁孝英果深為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云孝敬皇帝為太子監門仁明豈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曆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為天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唐議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下有高代宗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

追謚建寧王倓

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曆元年有詔以倓當艱難

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以此爲故事皆國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

不正之禮不可以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

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

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

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吏子以義琰

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天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

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

元舅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武昭儀

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而不自知惡何以

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

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

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二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為廬陵王幽之立豫王且為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

宅已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為王妣皆為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為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為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二月丙辰遷帝於房州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

豐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蒲州人楊初成自稱卽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左神勣率兵拒之冲爲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荆貞冲屬

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冬十一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誣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璿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

人子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亶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穎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

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氏祖配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

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

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嵩室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
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
正月爲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
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

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

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
相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
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
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

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
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
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

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

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

也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

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
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
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

同二十八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片
立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
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
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關十
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
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自司馬遷作

吕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

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

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

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

與韋元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

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
 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
 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
 也况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
 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
 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
 賢前倣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
 為郎一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羨麗
 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
 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出

是寵愛日甚為駟馬都尉侍中旬日間嘗
 累巨萬乘朝廷常與上卧起後上置酒麟
 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侍中中
 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
 禪如何闕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
 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
 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
 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
 君自稱王而春秋貶
 之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
 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
 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

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

官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

璟固執不奉詔璠音璠等皆以為方夏行

戮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杖流嶺南過秋分

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

宗愚闇闇與暗同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

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

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即岌上言韋后宗楚

客將為逆亂韋后白帝杖移之五月許州司

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燕平聲皇后淫亂干預

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王武延秀宗楚客圖

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

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日繫于金扼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惡必至於

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為韋后及安樂公主王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一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
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語為政云 未聞以女子

為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
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

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

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彌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

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
內侍省事初太宗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
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王官
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
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
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

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二千餘人除三品
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
此始

臣

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

更變祖宗之舊也

更音美下同

創業之君其得

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
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
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

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

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

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疑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負

自是以來寢于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

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為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

室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

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

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

聞其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

士宣事至省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

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

古人勞於求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曰

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然後用之孟梁

紀贊疇咨海內舉其俊茂書大禹

見賢焉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謨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貴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

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

以冷陁之役欲討之群臣姚崇等多諫甲申

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

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

契音當成之為非邪契音當爭之不可微諫而

止也爭去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

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崇等乃不敢言

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

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

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

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聲謂之五王

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間去聲無有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

兄弟思齊詩刑于寡妻至睦於大妯大妯文王

妃故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

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

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

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

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梁孟

惠言舉斯心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

長而能辭位以授之

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為皇帝故

憲立為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當為太子而楚王有中大功故久不定憲

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

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枕嫡不宜更儀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為皇太子

丁亥宗始封楚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

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足以

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

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

孟盡心下人能充無

欲害人之心而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

子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

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

孟勝

是尚能充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

出於利心哉

二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

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伯人王有職論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去聲下如字使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者上使置同

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正焉苟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可徧

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忠勳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勳交言思勳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

璟

臣祖禹曰昔申張以慾不得為剛

語五子曰吾未

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子曰

張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切宋璟所以能剛

其唯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為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好呼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

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仕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天子所與其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也

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

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仕不可

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相悉亮切詩

書著矣漢承秦弊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

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前翟方進傳丞相進見王

王御坐為起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

也前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

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

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

浴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益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

益切言益不聽

國體巧言令色書臯陶謨何憂乎巧言令色孔王語曰巧言令色鮮

矣仁巧言令色足恭

以求親昵人主其之薄於禮而

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

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

前百官公卿表太師

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而兼節制一道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

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語

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夫宰相百官

之首也

荀王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

名且不正則何以

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咸

德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王記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

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

前韋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毀商之三

宗商三宗中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

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

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

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

矣唐制何所取乎以其末知本

初諸衛府兵自戍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

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

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

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

十二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

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
 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
廢井田後世最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
 元之時其法寢墮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
 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悅下同兵農
 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
 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
 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慮故有毗而若并其
 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
 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
 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畢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974